

中华文字学





中华文学 发展史

【上世史】

张 炯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文学发展史/张炯 主编

(上世史)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12

ISBN 7-5354-2661-1

I . 中…

II . 张…

III . 文学史 - 中国

IV .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527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梁 风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65.25 插页:6

版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0 千字 印数:1—5000 套

定价:95.00 元(上中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中华文学发展史

编委会

主编 张 焰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凤娟 王学泰 王 飇
方 铭 石昌渝 刘扬忠
杨 镛 张中良 张 焰
陈骏涛 陶文鹏

前　　言

应长江文艺出版社之约，为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推广中国文学史知识，我们编写了这套三卷本的《中华文学发展史》。它试图涵盖从先秦到当代的中华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台、港、澳地区）的文学，也涵盖神话、碑铭、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各种文体和文学理论批评，并尽可能介绍历代主要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状况，对文学艺术形式、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发展，努力作出细致的分析。

本书在编写中注意到先秦历史遗存、包括简牍的新发掘和新发现，对我国文化的多种源头做了新的介绍，对文学史的若干悬案提出新的看法。本书也努力吸收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的成果，也尽可能填补以往研究不够的若干空白或薄弱环节，如辽、金文学，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等。

为保证学术质量，本书由主编张炯和有关史段的专家学者（以下按姓氏笔画顺序）韦凤娟、王学泰、王飚、方铭、石昌渝、刘扬忠、杨镰、张中良、陈骏涛、陶文鹏等 11 位研究员、教授，组成了精干的编委会，其中，方铭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其他 10 位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教授。张

炯负责全书的章节设计和撰写绪论，经编委会讨论修订后付诸实践，并由张炯审读全书和修改定稿。陈骏涛协助张炯组织全书的编写工作和其他有关工作，并审读了部分书稿。每一位编委也都分工负责相关时段的撰写工作，聘请相关的撰稿人。有关各卷撰稿人的名单见各卷后记。本书大部分章节都是新撰写的，由于部分撰稿人曾参加过《中华文学通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编写，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10卷本的写作，因此，小部分章节是根据《中华文学通史》的相关章节删改缩写的。在此，我们应该向未参加本书写作的相关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昌明学术，不仅主动提出倡议，还为全书的顺利出版做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这里也应该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书编委会
2002年10月于首都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神话	27
第一节 文学的萌生与早期文化精神	27
第二节 中国古代神话	33
第二章 夏商西周及春秋时代文学与孔子	40
第一节 夏商西周及春秋社会与孔子	40
第二节 春秋前及春秋时代的文学著作	52
第三章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0
第一节 《诗经》的采集与编辑	60
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及主题	69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79
第四章 战国士人之崛起及其文学观念	85
第一节 战国时代与士人地位	85
第二节 战国土人的文学观	95
第五章 战国诸子文学	104
第一节 诸子流派及著作	104
第二节 诸子著作的思想内容	108
第三节 诸子著作的写作特点	118
第六章 战国史传文学	133

第一节	战国史传文学的主要著作	133
第二节	《左传》的内容与特点	136
第三节	《国语》的内容与特点	143
第四节	《战国策》的内容与特点	149
第七章	屈原与楚辞文学	158
第一节	楚辞与屈原的经历及著作	158
第二节	屈原作品的文学特征	167
第三节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176
第八章	宋玉等人与赋文学	178
第一节	宋玉等人的楚辞作品	178
第二节	宋玉赋及其历史地位	186
第九章	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对文学的影响	195
第一节	秦汉统一的历史意义	195
第二节	秦汉文化规范对文学的影响	197
第三节	两汉文学发展概述	202
第十章	汉代乐府与文人五言诗	208
第一节	汉代乐府民歌的特色和成就	208
第二节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217
第三节	五言诗的兴起与古诗十九首	220
第十一章	司马迁和《史记》	226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	226
第二节	《史记》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228
第三节	班固的《汉书》及其他历史散文	236
第十二章	汉代辞赋	240
第一节	汉代辞赋兴盛的原因	240
第二节	汉赋的演变趋势	241
第三节	汉大赋的审美特点	250
第十三章	建安文学	254

第一节	汉魏之际的历史背景与文学的时代特色	254
第二节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曹操	257
第三节	邺下文人集团的组织者曹丕	261
第四节	“建安之杰”曹植	264
第五节	王粲、刘桢及其他建安作家	269
第十四章	正始文学和太康文学	272
第一节	竹林七贤及其文学创作	272
第二节	太康诗人	277
第三节	左思的诗赋	279
第十五章	陶渊明	284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与思想	284
第二节	陶渊明的诗文	286
第三节	陶渊明的影响	296
第十六章	南朝诗文	299
第一节	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	299
第二节	鲍照的拟乐府诗	302
第三节	谢朓及其他永明诗人	306
第四节	梁陈诗人	309
第五节	南朝的辞赋和散文	313
第十七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322
第一节	南朝乐府民歌	322
第二节	北朝乐府民歌	329
第十八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338
第一节	志怪小说	338
第二节	轶事小说	344
第十九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	352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	352
第二节	刘勰的《文心雕龙》	354

第三节 钟嵘的《诗品》	358
第四节 《文选》和《玉台新咏》	361
第二十章 十六国和北朝文学	365
第一节 十六国和北朝的社会、政治和文学	365
第二节 十六国和北朝作家	367
第三节 《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	369
第四节 庾信及其他北周作家	372
第五节 承前启后的隋代文学	378
第二十一章 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早期成果	381
第一节 南方各族的歌谣和祝咒经词	381
第二节 南方各族的书面文学	386
第三节 舜族早期的诗歌理论	389
第二十二章 唐代民族大融合与文学繁荣诸原因	394
第一节 民族大融合和纳异胸怀	394
第二节 唐代文学繁荣诸原因	400
第二十三章 初唐诗歌	405
第一节 宫廷诗人	405
第二节 方外诗人	410
第三节 初唐四杰与陈子昂	413
第二十四章 盛唐气象与盛唐诗人	421
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	421
第二节 山水田园诗派	425
第三节 边塞诗派	432
第二十五章 李白	440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440
第二节 李白诗歌的豪逸情思	442
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和影响	447
第二十六章 杜甫	454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454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深广内涵	456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和影响	465
第二十七章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473
第一节 唐代古文运动	474
第二节 韩愈的古文理论与创作	479
第三节 柳宗元的古文理论与创作	484
第二十八章 白居易与中唐诗坛	489
第一节 大历十才子和江南诗人群体	489
第二节 韩孟、元白诗派和其他诗人	496
第三节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507
第二十九章 晚唐诗歌	516
第一节 晚唐前期的诗歌	517
第二节 晚唐后期的诗歌	523
第三节 李商隐	529
第三十章 唐五代小说	536
第一节 唐五代传奇	537
第二节 唐代变文及其他	547
第三十一章 吐蕃、突厥和南方民族的文学	551
第一节 《巴协》与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	551
第二节 突厥碑铭文学	555
第三节 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558
第三十二章 唐五代词	564
第一节 词的起源	564
第二节 温、韦等花间词派	568
第三节 李煜和南唐词人	572
上卷后记	577

绪 论

张炯

—

文学史观是研究文学史的基本指导思想，作为史学的一部分，它当然要受到整个史学观的影响。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什么史观会比辩证唯物史观更能够整体地合规律地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辩证唯物史观可以概括如下：它首先尊重历史事实及其客观性，在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同时，也指出杰出的个人对历史发展可能起较大的作用，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是由众多合力的交互作用促成的；而人要生存和发展，便必须首先解决如何生产满足自身生存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然后才能谈到精神产品的生产；因此由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相应的生产关系构成的一定经济基础在影响历史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反映它的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虽然各有历史的作用，包括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归根结底它们的性质、形态和作用仍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又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相关；自有阶级社会以来，历史的发展又与阶级斗争分不开；从全球来说，各国各民族不同形态的社会彼此之间还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后进的社会总要更多受到较为先进的社会的影响。应该说，辩证唯物史观至今仍然是科学的文学史著作的基石，也是科学的文学史观的合理的灵魂。

由于 20 世纪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传入我国，其中包括实证主义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符号学以及形式主义、结

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也包括人性论、人道主义和生命哲学、心理分析学说、存在主义，等等；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和种种美学新著。这一切，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文学观念的发展和变化，也不同程度影响到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中不独有人把文学看作有机的结构系统来研究，或更多从形式演变的视角来研究，或更多从人性发展、从人类生命表现和心理表现的角度来研究，或视历史文本不同于历史本体而以个人的民间的立场和评价标准去重写文学史。不容否认，这些研究都丰富了人们对文学及其发展的认识，有它不同方面的一一定深刻性。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不但语言具有符号性，文学的许多表述方式也具有符号性。文学当然是一种结构系统，不仅具体作品是一种结构系统，整个文学现象在社会大系统中也确实是社会意识形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文学各种要素依不同结构原则构成的系统，其功能就会有差异。如诗歌与小说的功能便全不一样。因而文学的形式就确实很重要，在文学研究中决不应忽视。文学史研究除了应考察文学内容，包括题材、主题的演变外，还应该关注文学形式，包括文学语言、文学样式和表现诸手段的发展。文学的阅读是审美的阅读，而这种阅读中如要深入研究，当然应该包括对文本的解构和分析。但形式毕竟不能脱离内容，具体作品不存在无内容的形式，当然，也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文学以人为描写中心，对于人的性格、行为、心理和思想、情感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文学描写的基本内容。在这意义上，人们可以称文学为“人学”。文学的发展不但反映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反映不同时代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反映人性的历史变化。在文学研究中自然应该很好揭示历代作家对人的关怀及其人道主义精神，但这决不应使我们混同于抽象人性论或宣扬抽象的爱。文学的表现中也当然包含有人的生命表现，古人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的生命需求自然包括延续生命的性的需求。但文学的主要功能既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

需要，它对于人的生命的表现包括性的表现就不能不重视审美的视角。毕竟文学不等于人类学或性学。历史的文本虽不等于历史本体，但历史文本毕竟根据于历史本体，认为历史不可知，可以人殊人异地随意打扮的观点，早就被前人批判过了的。

总之，在当代文学史观的形成中，人们不但不应忽视现代科学的研究中的一切积极成果，相反，还应主动地加以借鉴和吸取。但这种借鉴和吸取决不应毫无批判，更不能背离和动摇文学史的科学基础——辩证唯物史观。否则，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就会走到斜路上去。乃至从根本上降低文学史的科学质量。

尽管人类没有实物遗存和文字记载的远古史，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其详。只知道人类是从猿人、智人进化来的，他们从谋生的劳动中创造了工具。包括石器、骨器和后来的铜器、铁器等。今天的历史学可以说就主要是靠人类的历史遗存的发掘和发现，靠历代的文字记载，包括历史传说、神话、歌谣等文学记载而加以复原和阐释的。史学要完全恢复逝去的历史原貌自然是困难的。因此，新历史主义关于应当区分历史本体和历史文本的观点有它可取之处。但从辩证唯物史观，我们又必须坚持历史从理论上来说毕竟是可知的，历史知识在可以用遗存和文字验证的范围内自有它的客观性。人类的历史包含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当然也包含文学艺术史以及个人在历史发展中起何种作用的记述。在各种不同视角和层面的历史著作中，文学史应该说具有最可靠的客观真实性。因为它以既存的文学文本为根据。虽然有许多文学文本在时间的流逝中不免佚失，但确有审美价值的文本还大多都被保存下来了。有文本就有可能去寻找和考证创作了有关文本的作家，了解作家所处的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生态环境，包括作家的群体和活动，进而还可以了解由众多作家作品所组成的文学现象和运动，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艺思潮，等等。于是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的史实就浮现在我们面前。这其中可能由于史料的匮乏难免还会有某些断缺，有待于继

续寻找史料去补充，但已经浮现的文学史的可靠性是不待言的。因为毕竟都有文可稽。这样，我们就达到文学史所要求的第一个层次——描述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作品和作家，以及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和运动。要达到并做好这一层次自然要求阅读文本的可靠、完整和有关史料收集的翔实。

人们还要求文学史的第二个层次——评价性的层次，即要求弄清楚上述作品、作家和文学流派、现象和运动的价值、意义和重要性。也即需要弄清它们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的文学发展都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这种价值、意义和重要性，并非文学史家自己主观随意可定。依照辩证唯物史观，也应当有客观的根据，即可以根据它们各自所达到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及其所受到的读者欢迎程度、对后来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实际情况来加以判断。不过，这种评价当然也与评价者的主体所持的价值体系和所达到的学术思想视野有关。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持不同价值体系的人，对同一作品、作家、流派、现象和运动，完全可能作出不同的评价。比如对于李白与杜甫，有人就扬李而抑杜，有人则相反。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同样也有评价相反的。这种评价的价值体系根基于一定时代和人群的不同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审美观等等，它包含普遍性的价值标准和非普遍性的价值标准，并大体由体现真善美的认知价值、教育价值和美感价值等方面构成。非普遍性的价值标准如特定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阶层的、党派的价值标准，就有唐肥宋瘦、尚黑尚白之分，并非完全相同，乃至完全不同。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和审美观为指导，建构自己科学的价值标准，并努力使自己的评价标准和体系具有最大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这应该是我们今天卓具史识的文学史家所努力追求的。至于学术思想视野的宽阔，对于史家尤为重要。只有历史视野广阔，知识渊博的史家，才可能烛视诸多历史现象、诸多作家作品以及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才有可能在开阔的历史时空中通过

纵向和横向比较去对某个作家作品做出恰当的历史定位。以往史家的史识高低都是与学养的宽窄成正比的。

如果坚持辩证唯物史观，文学史还有第三个层次——规律性的层次，即不仅要求说明文学史实是怎样，还要求说明文学史实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要弄清楚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何以会出现一定的作品、作家和文学流派、现象、运动，其前因后果如何，文学的繁荣与衰落是否有什么样的规律？它与一定的社会状况有什么联系，包括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前此的文学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与他国、他民族的文学发展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又有什么关系？等等。这就是说，文学史的研究要从现象走向深层次的本质。这自然是很难的一步，但也是极有学术价值的一步。规律当然也是客观的，而非臆造的。如人类文学的发展往往都是从早先不自觉的萌芽状态走向后来以审美为本质特征的自觉的文学，从早先没有文字记载的口传状态的民间文学走向后来有文字记载的文人文学，从早先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有限到后来越来越丰富，从早先没有专业的作家到后来产生专业的作家，从早先受媒介限制而传播范围较小到后来因媒介进步而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还有“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等等。这些是否都属客观的普遍规律，就需要宽阔的学术思想视野和丰富的文学史料知识才可能加以验证。

编写文学史，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选择一定的文学史观。在当代中西文化的大规模撞击中，人们接受过多种多样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我以为，只有坚信以辩证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学史观，才有可能引导我们把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提到真正科学的高度。

二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在数千年中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包括文学艺术。生活于我国

版图的各个民族都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以往那种把汉族文学史就标为《中国文学史》的做法，实际反映了大汉族主义的文学史观，今天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还是鲁迅做得对！他早把自己的文学史著作题为《汉文学史纲要》，这才实事求是。

还在远古时代，传说中的黄帝族来自西北的黄土高原，蚩尤所代表的九黎族则来自南方，而炎帝却来自西方的羌族。炎帝联合黄帝打败蚩尤的涿鹿之战后，这些民族于河南、河北平原和山东、安徽西部一带逐步融合为华夏族，先后建立了夏、商、周等王朝。其周边还散布着别的许多民族，即被称为北狄、东夷、南蛮、西戎等非华夏族。他们实际还包含众多散居东西南北广袤土地上的民族、氏族部落集团。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表明，中华古代文化的源头除了黄河文明，还有以三星堆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上下游的文明。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民族和部族的文化创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各民族既有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有彼此的征战和杀伐，而正是经历这样的过程，他们逐步融为今天占我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族以及蒙古族、维吾尔族、满族、藏族等其他兄弟民族。

从语系来考察，北方的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等属于阿尔泰语系，中部和西部的汉族、羌族、藏族等则属汉藏语系，南方有些少数民族又属于南亚语系。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都有差异。如北方诸民族中萨满文化广泛传播，与南方的巫文化有所不同；南方的创世神话像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和造人以及盘瓠的传说，就不见于北方的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而他们的“苍狼”的传说也不见于南方。由于各民族发明文字有先有后，书写手段也有先进与落后之别，他们的文学作品获得保存和传布的情况也不一样。由华夏族发展起来的汉族创造文字较早，因而被记载下来的文学作品就较多。孔子删定的《诗》、《书》、《礼》、《易》、《乐》、《春秋》，号称六经，其中《诗经》被公认为有文字记载的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所收集的周代十五国民歌，有的